

宁夏中青年作家文库

白地

马剑龙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白地 马剑龙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地/马剑龙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9

(宁夏中青年作家文库)

ISBN 7-227-01985-3

I.白… II.马…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131 号

白 地

马剑龙 著

责任编辑	布鲁南
特约编辑	马宇祯
封面设计	郭震乾 哈丽芸
版式设计	杨 力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书 号	ISBN7-227-01985-3/I·55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策划:李树江

宁夏中青年作家文库

名誉主编:张贤亮

主 编:王邦秀 杨继国 高 伟

编辑委员会名单

顾问：任启兴

编委会主任：王正伟

编委会副主任(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思俭	马凤虎	王文庆	王邦秀
王和新	白金慈	李树江	朱昌平
杨大庆	杨继国	吴忠礼	吴海鹰
张吉生	余振贵	张小素	戴万忠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思俭	马凤虎	马洪真	王文庆
王邦秀	王和新	白金慈	李树江
朱昌平	杨大庆	杨继国	吴忠礼
吴海鹰	张吉生	张小素	余振贵
马宇桢	布鲁南	汤晓芳	刘 桓
何克俭	陈通明	勉树人	高 伟
贾 羽	戴万忠		

编者的话

黄河之水滋润了宁夏这块沃土，黄土高原养育了这块沃土上的人们。

在迈向 21 世纪之际，宁夏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系列丛书：《宁夏中青年学者文库》、《宁夏中青年作家文库》和《宁夏当代著名人物传略》，以挖掘宁夏的区域文化资源，反映本区科研成果。

出版这三套丛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贯彻实施“科教兴宁，科教兴国”战略，为宁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其次，是为了培养一批高素质、跨世纪的科研人才，造成钻研学术，研究问题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气，促进学术繁荣，提高宁夏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为中青年学者作家的脱颖而出创造有利的条件。最后，以人物传略的形式，将建国以来在宁夏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当代各界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记录下来，以缅怀先辈、激励后人，继承光荣传统，进一步弘扬“宁夏精神”。

三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的关心,得到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自治区教委、科委、科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宁夏大学等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本区学者和作家们的热烈响应。这是三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的强大的后盾。

本丛书将作为一项长远规划坚持下去,成熟一部出版一部,拟每年出版3至5种。

世纪之交,万象更新。但愿三套丛书的问世,能为我区的社会进步、学术昌明、文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 者

1999年9月

序



白

地

在祖国即将迎来 50 周年诞辰之际,回族青年作者马剑龙的《白地》一书得以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作者所反映的生活和要刻画的人物很具有代表性,它是我区南部山区的典型缩影,这片土地贫瘠,人们的生活还不富裕,但它赋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种坚强的意志、善良的品格和淳朴的心灵,他们顽强地与命运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是值得大力颂扬的。作者所表现的正是这片土地上他所熟悉的生活,真切实际,生动感人,较好地把握了主题,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近年来,在这片土地上,一批青年作者迅速崛起,在反映贫困地区的生活,揭示人们独特的内心世界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保持和发展这个好的势头,对我区乃至全国的文学发展都很有意义。它比较典型,也很有代表性,表现落后地区人民奋力拼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我们这个变化着的时代要求是相一致的,因此,这类作品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挖掘,也同样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只有深深扎根于生活的沃土之中,才能塑造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熟悉的生活,容易出作



品出成就,它既满足了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鼓舞他们为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而努力奋斗,也可以使他们重新认识自己,哪些东西是优秀的,应该去颂扬;哪些是落后的,应该加以克服,一个只有不断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民族,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民族,作家的特殊职责正在于帮助人们认识自己,弘扬正义的东西,鼓舞人们不断上进,《白地》的作者较好地把握了这一点。

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开拓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可以去写,这正是作家们展示自己才华的大好时机。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注意:一是自己的文化特色不能丢,这是立足之本,只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二是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境界上磨砺自己。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吸收其它优秀的文化成果,为我所用,运用一些好的手法来表现自己所熟悉的题材和主题,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揭示主题,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要学会同时代一道前进,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都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对象,博采众长,这是任何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品格,只有这样,才会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愈走愈远,创作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精品来。

王正伟

1999年7月8日

朗日下，真的白刮刮一片，迷蒙成瞌睡的颜色。

其实，也能分辨些大致的轮廓：山坳、秃岭、干沟、古榆、白路、暗窑……绝对的黄土山地形貌特色，黄土地裸露在白蒙蒙的阳光中，长年不雨，四季不青，便白了，成了视觉上的白地！

白地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或许，就是眼下方圆数十公里上百公里的山地；或许，包括山外那片被扬黄工程植被得并不十分牢固的绿色；或许，会更大，甚至就是黄土高原，就是大西北！

白地上生活着如白地一般的人群，从过去到现在……



晨曦朦胧，杨柳含烟，夏日的塞北小镇刚刚睁开了眼睛。

从县城一中到市场门口约七八百米的市政街上徒步行走着一个身形苗条面庞俏丽的女孩。她的脚步很快，显然是赶早车的。

市场门口是出入东部山区的枢纽，因此成了往来人口的集散点。五六年前，县运输公司就趁地理之便不失时机地在这里设置临时候车场，进行较规律的客运工作。但时至今日，承包的、私营的，货车、客车、农用车早早晚晚循环着拉人，因此小镇的客运似乎乱了套，谁得便了谁拉。

女孩来到这里，早见两辆班车首尾相衔停在路旁，依次验看车牌，并不见“高家岭”字样，便失落，立于道旁良久，眼光不时朝南面车站方向探视，显得焦躁不安。适时，一个搭着红纱巾的女水果贩子从身边经过，特意向她兜揽生意。她买了一袋长把梨，小心地问道：“高家岭的车……天天走吧？”“不走钱谁挣？”女贩很世态地笑一声走开了。女孩心里踏实了些；眼看着身边两辆只装了半车旅客的班车相继掉转车头朝镇内驶去。车门大开着，门口的台阶上立着身

背铁边小皮包的男女可了嗓子喊,时而夹杂一两声汽车喇叭的长鸣。她心下琢磨道:过去是人等车,现在成了车等人,多么大的变化呀!可是,车比人多了,反倒耽搁得没个准时间了;像这样满街道慢慢转着收人,够人受的。

这阵子,夜的残迹已消散尽净,银白的曙色渐渐显出绯红,朝霞映在市民们的玻璃窗上。

人越聚越多,大多是高家岭一路的,大家互相询问,埋怨声诅咒声叹息声泄气声郁结成一片等车者的泼烦。

王子镇的车过去了!

张二川的车过去了!

一阵绝望的躁动过后,人们或站或蹲,过多的愤怒已淡化成听天由命的神情姿态。

有人准备撤退……

突然,一辆空的车从加油站方向驶来。很快的,人群一窝蜂朝前迎去,可那车眼看压上人了还不停,人群惊骇着朝后退,甚至挤倒了一个头戴白帽的年轻媳妇……

正当人们愣了神不知如何发泄不满时,却见那错过了人群的车突然刹住,不前不后,正是人们原来站着的地方,车门“哐啷”一声打开,大家这才意识到是自己犯了个错误,又都赶忙折回头,挤挤抗抗地上车,惟恐落到了后边。其实人不算太多,都有座位的,但乡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哪怕一个人也要抢。

女孩本来也想抢到前头,只因不愿承领身边一个黑脸男孩不着形迹的照顾而落了后;当她在售票员的催促声中最后一个登上车时,大约已经没了空位。说是没空位,实则不然,最前排正有两个被售票员占住的空位。她不敢贸然



前去就坐——那肯定是留给什么特殊身份的人的。

女孩的身后,也就是几乎傍着她来到车前的黑脸男孩已挤到两个老太太中间坐了,脸上乞求着女孩如肯赏光他甘愿让位的神情。女孩矜持地朝他作个微笑,算是对他的回报。

司机发着了车,照直朝前开。一个人粗门大嗓地嚷道:“喂,师傅,都啥时候了,还朝哪儿走?”司机应道:“到政府家属院接个人,接了就走。”

如今就这世道,拉上一车人去接一个人,谁能说出什么来?女孩思谋这个值得司机专程一接的人的身份:是个官儿?不像,现在当官的哪有不坐小车的理;那么,是个生意人?或是师傅的什么亲戚?亲戚是可能的,生意人不大可能——不是住在政府家属院吗?

班车沿市政街走一段向右拐入公园街再向左拐入朝阳西街,而后停在一个漂亮气派的院落前。司机跳下车,径直进了院子,半晌不见了音讯。大家就朝售票员嚷些言语,售票员也好性格,摊着手笑些无可奈何。

过得一阵,司机手里提个黑色高级皮包,必恭必敬伴着一个身材偏高戴“金丝边”的青年男子上了车,特意指给他空着的座位;为示郑重,双手将包递在他手里,而后堆积了一脸笑到前头去发车。

大家舒了口气。班车启动了。

女孩看这个有资格叫司机来接且敢于磨磨蹭蹭叫别人等的人:“金丝边”是无须再说的,那玩意儿无疑代表了某种身份。因为距离近便,女孩就透过“金丝边”看到了他的一双泛着慵懒之色的眼睛,这双眼睛很有意思,似乎不屑于看



什么而又不得不看，闲适中透些无奈。他的鼻子老大，鼻尖微微发红；脸却是白的，只是稍有些浮肿的痕迹。一身浅灰色西服靓丽、考究，手工精心缝制的边线甚为增色；两条长腿搭在一起，显着尖尖皮鞋的亮色。不知为什么，女孩却感觉哪儿不对劲，仿佛眼前的这个人被一层透明的物质包裹着，形成极高级的伪装，但要准确地去捕捉又很难。是怎么回事？班车微微倾斜，女孩在稳住重心的同时突然意识到自己看着他的样子大概会被哪个细心人玩味，脸不觉一阵发烧，赶忙扭过头不再朝他看。

在女孩思谋着“金丝边”的时候，“金丝边”其实也瞄住了她：十八九岁年纪，偏高身材，亭亭玉立；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和嘴角上的两个调皮的、含意微妙的小酒窝，给人一种生气、一种活力和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想像；半长秀发被一根小皮筋从脑后扎住，无疑在证明她的年轻但不做作的入时。大红真丝T恤衫，银灰西裤，驼色坡跟女鞋，这身装束，更衬出她绰约的风姿。他失诧于她的美貌，心说，和这种妙女子坐到一起，会是个什么感觉呢？他微微皱了眉头……

售票员从前往后售票。他给女孩撕票时说：“过去坐呀，那不是个空位儿？”

女孩顺着售票员所指看去，正和“金丝边”同座。她笑笑，酒窝更是迷人，全然如两池春水，漾着令人心醉神迷的清波。她朝周围看看，似乎要征求谁的意见；她过去坐了，几乎只挂在座位的边沿上。她知道那个黑脸男孩正满脑袋的妒意和怨恨，但她顾不得那么多。

女孩虽没看着“金丝边”，但她能感觉到他在干什么，他先是从包里取出餐纸擦过了鼻子，打开车窗撇到外边，而后



掏出烟盒，取一根叼在嘴上，啪一声点燃了抽。他的动作甚慢，含着持重、稳健，似是极有修养。……他的一口烟喷到女孩这边，见她用手“赶”烟，他便说：“哟，对不起！”

女孩转过身子朝他一笑，说：“没关系。”

他就问道：“你……到高家岭干啥？”

女孩勉强笑笑：“我是高家岭人。”

“是吗？”“金丝边”失诧些。“高家岭，嗯……”又压低了嗓门道：“小姐，能告诉我你的芳名吗？”

女孩有些为难，但对人家这种彬彬有礼的询问不能置之不理，只好说：“我叫余京京。”说罢脸热热的，下意识拿手朝脖子上挂的红色丝线绳揣摸。打她能记事起，就知道自己的脖子上挂着这么个丝线吊着的桃形小坠子，里边镶两个笔画臃肿的字：京京！当她看到或揣摸到这个小坠子的时候，她的心就跳，——她分明感觉到小坠子里深藏着关于自己的秘密。只听“金丝边”叹道：

“吁，这名字妙呀！我敢打赌，你爸爸肯定不是个一般的人！”

叫京京的女孩倏地红了脸，因她的名字确像个有钱有地位人家小姐的名字，但她不是。她想解释，可什么也没说出来。她矜持地同他保持些距离。

“金丝边”似乎找到了感兴趣的话题，竭力地谈些高家岭的事，说那里的生态环境太恶劣了，那里的百姓太不幸了。他的语调是低沉的，哀伤的。从他的口气推断他的身份，大约是个官儿，而且是那种为民请命的好官，但作为听众的她却有些不自在，那就是他不该在生人面前过多地表现信任，因为信任容易使人疑心他的动机，也可能曲解成轻



浮,这同他给人持重的外部感觉有了出入,但她绝不就将自己心绪表露出来,而且似乎是个好听众呢。

班车一路朝东,行驶到南沟沿时停了一次,上来个人。“金丝边”正在极富想像力地谈到如何将世界的眼光引到高家岭,使那里的人民被世界关注,享受到应有的生活,不意就被刚上车来的人拍了肩膀:“陈国兴!当了官就不认人了?”他吃一惊,抬起头,见是个黑胖子,脸即显红,伸出那只软绵绵的手,只用指尖和黑胖子的手握一握,说得准确些,是揣一揣,迅疾放开,嘴里说:“是老同学哪!最近在哪里发财?”他的声音并非含有见了“老同学”的那种热情。

黑胖子见人家有些敷衍的意思,便也一消先前的高涨,用一种不满现实的腔调说:“咱们么,考学没本事,朝里又没人,能发个啥财?”说罢用那只戴着两个钻戒的手抓在靠背的扶手上,脸上现些嘲弄的笑意。显然,他是发了,只不过这种时候没心劲说给“老同学”罢了。

叫“陈国兴”的青年显然心有不快,做个要掏烟的动作,被黑胖子谢绝了,乐得作罢,脸上居然不去掩饰遭遇打扰的不快意。

京京见是人家熟人,站起来让位。黑胖子阻止道:“别别别,我能坐吗?你问问局长大人答应不?”说罢笑些味道出来,那双鹰眼眯成一条缝。京京满脸烧红。

陈国兴对黑胖子说:“你不要胡说!”表情却不责备。

京京感觉不适,转过脸面。她原是不想听这“老同学”二人的对话,但他们的对话实在很有些意思,不由全听进耳朵里:

“怎么,没坐小车?”

“坐啥呀，昨儿被李老大坐到高家岭去了，今儿早起一个电话，我就只有这么穷巴巴地赶去。”

“这就怪你不是陈老大啦！”

“……”

“去高家岭？又是扶贫吧？你们能不能少放点空炮，来点货真价实的？”

“老同学，嘴还那么不饶人……”

京京直想笑，却忍着没笑出来，而身旁的两个“老同学”又陷入无话可谈的尴尬中。她想，看情形，人与人之间的交情并不在他们是否“老同学”或其他什么原定的关系上。

有黑胖子挨挨挤挤站在一侧，京京不能舒服，又起来让一回坐，黑胖子连忙推辞，趁势向陈国兴道个别，到后边寻位儿坐去了。

行过十多里柏油路面，进入艰苦的石子路段。从这里到野马梁山顶，五六十里，全是漫长的上脚路，因为地形起伏，山势错落，故而路依山转，车随路走，颠颠簸簸，上下穿行。机车的轰鸣声或尖厉刺耳，或低喘哀号；浓重的汽油味随着路面的变化一阵一阵扑鼻而来，好多人用手绢或白帽捂住口鼻；说话的很少了。

陈国兴因了转弯的惯性时不时挤着京京，挤一回就道歉一回，京京反倒被他的客气弄得不好意思，感情上因此背负了沉重的包袱。更为糟糕的是一些晕车的人，不打开窗子晕得死去活来，还要防止呕吐；打开了就无异开个土洞，车箱内尘土飞扬，油气弥漫，弄得人精疲力竭，窝窝囊囊。有人骂道：“这号烂杆路，十年不走，九年不想。”

如此一路翻山越岭，大约行驶了一个钟头，班车爬上了